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法]纳尔茨 (M. Narcy) 托尔德希拉斯 (A. Tordesillas) ● 编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

Xénophon et Socrate

冬一 慈照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

Xénophon et Socrate

[法]纳尔茨 (M. Narcy) 托尔德希拉斯 (A. Tordesillas) ● 编

冬一 慈照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 / (法) 纳尔茨 (Narcy, M.), (法) 托尔德希拉斯 (Tordesillas, A.) 编; 冬一, 慈照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经典与解释·色诺芬集)

ISBN 978-7-5675-0103-4

I. ①色… II. ①纳…②托…③冬…④慈… III. ①色诺芬(约前 431~前 35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2395 号



Michel Narcy, Alonso Tordesillas (dir.), *Xénophon et Socrate*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Paris, 2008

http: www.vrin.f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2-809 号

色诺芬集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

编者 (法) 纳尔茨 (法) 托尔德希拉斯

译者 冬一 慈照

审读编辑 朱茜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童贇赞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eckjy.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1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0103-4/B.744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出版说明

古希腊伟大的著作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0)是苏格拉底的两任最善于通过写作从事文教的学生之一,传下的著作体裁多样、论题广泛:有史称西方自传体小说开山之作的《居鲁士上行记》、承续修昔底德笔法而修的史书《希腊志》、与柏拉图的《王制》争辩的长篇纪事作品《居鲁士的教育》、以苏格拉底为作品主角的“苏格拉底文学”四篇和若干主题广泛的短作(如《斯巴达政制》、《邦国资源》、《希耶罗王》、《阿格西劳斯》、《骑术》、《狩猎术》等等)。

自希腊化时期以来,色诺芬就已经无可争议地具有古希腊经典作家的地位,其著作因文笔质朴清新,从古罗马时代以来到近代,一直是西方古典文学的基础范本。锡德尼在说到历史上的纪事作家(希罗多德、李维)的笔法时,曾留给我们这样一段话:

色诺芬卓越地虚构了另一个这种计谋,它是由阿白拉达塔斯为居鲁士做的。我很愿意知道,如果你有机会用这样的正当欺蒙来为你的君王服务,你为什么不同样向色诺芬的虚构学习,偏偏要向别人的真实学习呢?事实上,向色诺芬学

习还要好些,因为这样可以保住鼻子。(锡德尼,《为诗一辩》,钱学熙译,人民文学版1964,页26)

自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以来,“形而上学”在西方文教制度中逐渐僭取了支配地位,色诺芬因不谈“形而上学”逐渐遭遇冷落,不再被看作地位很高的古希腊经典作家,取而代之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汉语文教界与西方文教制度接榫时,接手的是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跟着西方的形而上学后代对色诺芬视而不见。

在恢复古典的自由教育风气影响下,晚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整理、注疏、读解色诺芬著作又蔚然成风,成就可观。“色诺芬注疏集”志在成就汉译色诺芬著作全编,广采西方学界晚近成果,不拘形式(或采译疏体专著、或编译笺注体译本、或汇集各类义疏),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以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和我国文教事业的全新发展。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4年11月

中译本说明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判然有别——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不是判然有别，至少相当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大像是我们眼中的哲学家，或者说更接近《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引人深思的是，直到 18 世纪之前，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柏拉图的作品似乎一直是学园内部的秘学。随着形而上学在近代成为显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作品迅速取代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近人对色诺芬的评价也一落千丈——翻开 20 世纪的各色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色诺芬不是受到奚落（比如大名鼎鼎的罗素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干脆忽略不计。在西方学界，20 世纪已经召开过多次“国际性”柏拉图学术研讨会，却似乎从未召开过以色诺芬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本书是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古典学系发起并组织召开的首届色诺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讨论色诺芬的一本书——《回忆苏格拉底》，时在 2003 年。

在 20 世纪，唯有思想史大家施特劳斯不遗余力为色诺芬正

名,他的第一本解读色诺芬作品的专著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足足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才见到施特劳斯努力的结果:从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古典学界研读色诺芬的经典文献,尽管施特劳斯既非古典学科班出身,也从未在古典学系执过教。色诺芬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贬低,与当时德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直接相关:19世纪的德国学界以确立具有现代特色的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荣。但在尼采、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和施特劳斯眼里,19世纪的德语文史学界所确立的古学范式,是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这种范式培育出的是对古代经典自以为是的学术姿态(比如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甚至培育出古典“盲人”——施特劳斯在给沃格林的信中曾说,如今的好些古典学家是“瞎子”。这一说法听起来不厚道,但施特劳斯仅仅在私信中才如此表达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批评,与尼采在自己书中对德国古典学范式的公开斥责相比温和多了。《保利古典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被视为德国古典学界的学术丰碑,施特劳斯以具体例子公开指证这个丰碑的“盲目”时,言辞温和得多,古典学专业毕业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我们出国留学,如果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学科没有自觉的反省意识,那么,回国以后,我们除了会用洋博士身份自娱,恐怕不会对中国的学术建设有什么实际意义。比如,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很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孔子,但按照19世纪的德国学界确立起来的古典学传统,我们会继续对色诺芬视而不见。

古工坊

2011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 1

法文版编者前言 / 1

莫里松 色诺芬的德性灵魂 / 5

纳尔茨 《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及其灵魂 / 26

卡洛沃—玛尔提奈 色诺芬作品中苏格拉底的虔诚 / 48

斯塔伍鲁 苏格拉底与对未成文律法的信念 / 66

托尔德希拉斯 《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和普洛狄科 / 90

罗瑟逊 模仿即认知:以《回忆苏格拉底》卷三章八为例 / 116

古里纳 《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辩驳术 / 134

雷诺 对观《回忆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 / 169

奈伊 有一种思考的艺术? / 191

克里阿尼都 权力与服从 / 216

帕拉茨多 《齐家》中苏格拉底真实性 / 248

多里安 齐家者苏格拉底 / 266

多里安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补充书目(1984—2008) / 298

色诺芬引用索引 / 323

其他古代作者引用索引 / 333

现代作者引用索引 / 337

作者 / 347

译者附记 / 342

法文版编者前言

纳尔茨、托尔德希拉斯

[7]从古典时代至19世纪末叶,色诺芬乃是认识苏格拉底的重要源泉。昔人似乎从未质疑过作为柏拉图代言人的苏格拉底。^①亚里士多德(Aristote)毫不犹豫地将苏格拉底于对话中传授的义理归于柏拉图,这在随后的世纪中,一直毫无异议。然而,长期以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就真实的苏格拉底而言,柏拉图的见证对于认识苏格拉底的生平来说,太过单薄。另有文献,增益了与苏格拉底相关的传统,囊括其生平、性情、品行和思索。许多这样的文献,因稍晚的作家引用过一些片段,从而使我们得以有所间接了解。与此相反,色诺芬的作品则如柏拉图的一样,完整地流传了下来:他的证言不容置疑,不仅因其文学才华令人倾慕,而且撰述《希腊志》,见证苏格拉底,均已为世所公认。不过,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肖像,就生平方面而言,所提供的信息比柏拉图的

① 参 G. C. Field,《后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Socrates and Plato in the Post-Aristotelian Tradition”),见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18(1924), 页 127—136; 19(1925), 页 1—13, 后收入 T. Irwin 编《古典哲学:论文集》(*Classical Philosophy: Collected Papers*), vol. 2,《苏格拉底和其同代者》(*Socrate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New York-Londres, 1995, 页 297—319。

更少,他完全以苏格拉底与其同代人的对话为内容,忠实呈现出苏格拉底的教导纲要(compendium),本身似乎没有任何要成为一位原创性思想者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不是经由柏拉图,而是经由色诺芬,苏格拉底才被认为是一位思想者在历史上留下印迹。

[8]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一结论无疑显得很特别,但对于启蒙时代上流社会的学者来说,却并不奇怪。这一点可从1815年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一篇演讲中得到解释,这篇题为《论哲人苏格拉底的价值》^①的演讲,推动了两派观点之争。施莱尔马赫要弄清楚的是,如果苏格拉底(仅)是色诺芬描绘的那样的思想者,那么,柏拉图何以能毫无争议地塑造了苏格拉底这样一位代言人:这是“苏格拉底问题”(question socratique)的要害所在。该问题本来是要集中讨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承继,结果却将色诺芬的见证抛置一边,或更简单地说将之掩埋。柏拉图的作品是见证还是原创,对于其间的界线,人们从未达成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偶然并未蒙蔽我们对真实的苏格拉底的认识,但长期以来,至少淡化了人们对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的关注,色诺芬近乎成为遭到整个20世纪后半叶所有哲学史家冷淡的话题。

近年来,人们重新焕发了对色诺芬作品的兴趣。然而,较之于柏拉图的作品,人们对色诺芬所述的苏格拉底的兴趣,实际上仅局限在史实记载的可靠性和严格的叙述价值上。在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作品中,色诺芬给出了他自己关于哲学的观点,当然,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差别极大。正因为如此,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① F. E. D. Schleiermacher,《论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的价值》(“Über den Werte des Sokrates als Philosoph”), Abhandlungen der kgl. Preussischen Akad. der Wiss. zu Berlin 1814/15, *Philos. Kl.*, 1818, 页50—68, 后收入 A. Patzer (编), *Der historische Sokrates*, Darmstadt, 1987 (Wege der Forschung, 585), 页41—58。

特别值得注意。与柏拉图一样,色诺芬在描绘同一导师的肖像时,不仅呈现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还透露了贯穿于苏格拉底圈子、其谈话甚至争辩中的张力,这就使得对苏格拉底这一角色的回忆和理解愈发有分量。仅此而言,这足以使色诺芬成为一条基本线索,帮助我们认识“苏格拉底身后”不久之事,以及理解随后世纪里对苏格拉底的认识史。

以上这些反思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起因,这本集子是该研讨会论文的汇编。会议于2003年11月6日至9日在普罗旺斯大学(Aix-Marseille I)召开,是第一次专门题献给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的国际性研讨会。[9]会议仅试图概要性地彰显上文提到的这一新趋向,并尽量尝试研究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见证的多种可能性路径;而不是要付以定论,这些着实为时过早。大部分与会者都集中于讨论《回忆苏格拉底》(*Mémoires*),这不足为怪,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中,这部作品影响最大;而《齐家》(*Économique*)却以更为明朗的方式,提出了苏格拉底这一角色的历史性问题。要注意色诺芬呈现苏格拉底时显出的矛盾:苏格拉底自身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状况,在《齐家》中近乎明显地以虚构方式呈现;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则表现为见证。这与苏格拉底本身情况不符,亦不同于柏拉图的呈现。《齐家》里的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何妥善管理家业及城邦的构想,同时也透露出苏格拉底关于辩驳术(*dialectique*)的理论和践履,这两者在起点和目的上不可分离,人们在苏格拉底的言辞观中,同样可以找到在其信仰观中存在的德性尺度。

德性倡导者乃是这些不同的研究显示出的苏格拉底的主要特征,也是色诺芬在某些篇幅中甚至借助某些超人之处所展呈的理想典范——既是理论者又是自我的主人。这一典范是苏格拉底本人一再倡导的呢,还是相反,仅仅是《回忆苏格拉底》作者的

虚构？显然，这个问题没法回答。无论如何，要作出回答都需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古典时代更为关注的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而是有德性并作为德性倡导者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位苏格拉底，才可成为西塞罗（Cicéron）所说的那个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的人。

色诺芬的德性灵魂

莫里松(Donald Morrison) 撰

(美国莱斯大学)

识 辨 前 提

[11]对自利问题(l'égoïsme)的兴趣,使我选择色诺芬的德性灵魂学(la psychologie morale)为题。一个以自身利益为行为终极理由的人是自私的。就这一领域可能有的不同区分,我们必须马上分出两种不同的自利主义:

1) 合理的自利(l'égoïsme rationnel):对于每个人来说,唯一合理的终极目标是自身的幸福或美好生活;①

2) 灵魂的自利(l'égoïsme psychologique):其实,所有人的所有行为的终极目标是自身的幸福。

灵魂自利所持的立场乃以自身的幸福为最终目标;合理自利

① 我所称的“自利”(l'égoïsme),在新近的英文著作中通常称为 Eudémonisme[幸福论],见 Vlastos(1994)页 281(参看 White [2002])。后一用法在我看来会使人产生错觉,我已于 2003 年的一篇文章中加以阐释。在目前这篇文章中,我所称的“自利性”与其他地方用法一致,尽管描绘和陈述不尽相同,我的用法不同于专题文献和哲学文献中的普遍用法。

所持的立场是,当一种方式是合理的时候,整个施动者(tout agent)以或必须以这种方式行事。合理自利和灵魂自利二者频繁显现于苏格拉底身上。某些学者甚至宣称,自利性乃是希腊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自利伦理的僭越[12]是现代伦理不同于古典伦理的一个显著区别。

自利的反面——其最极端的对立面——可以称为“纯粹利他”(pur altruisme):

3) 纯粹的合理利他(le pur altruisme rationnel):对于一个人来说,唯一合理的终极目标是他者的利益。

对我们的考察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对自利的简单否定。如果自利是错误的,那么,至少一个人的终极目标中包含了他者的美好生活。如何称呼这一倾向最为方便,并不清楚。因为就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否定自利之时,我常称作“寻常利他”的因素,取代了我们通常归于大多数人的混合动机:

4) 合理利他(普通)(l'altruisme rationnel[ordinaire]):至少在某些人合理的终极目标中,有时为某位他者的幸福或美好而生活;

5) 灵魂利他(普通)(l'altruisme psychologique[ordinaire]):至少在某些人的终极目标中,有时为某位他者的幸福或美好而生活。^①

自利和利他,根据我们的定义,与个人意向的组构有关。既然不能对一个人的意向构成直接进行观察,自利就很难显露。不妨设想,斯蒂尔潘(Stilpon)试图干活挣钱以养活自己及家人,他这样做是否有自利的意向呢?无法单独就其行为作出判断。假

① 学者和哲人竞相琐碎地指出“终极目标”的不同含义和种类。在此,我对该词的使用并不如此精确。我所说的“以某位他者的美好生活为终极目标”,包含了人们有时说的“为己而操心他者”。

如我们审查斯蒂尔潘的意向,他可能会对我们说,其意向同时涉及他自己及其家人。这一回答是否就说明斯蒂尔潘不自利呢?不。如果斯蒂尔潘不失理智地相信,他自身的幸福和家人的幸福彼此关联,那么,对家人的操心,就成为中间目标,完全是来缘于他的终极目标,即自身的幸福。

有一类行为构成了对自利的决定性考验:自我牺牲(*le sacrifice de soi*):

[13]6) 自我牺牲(*le sacrifice de soi*):有意为了异己或超己的利益,牺牲自身的美好生活。

如果存在本真的自我牺牲的情况,那么灵魂自利则是错误的。如果自我牺牲有时是理智的,那么理智自利则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另一种方式超越灵魂自利:

7) (简单的)意志脆弱(*[simple] faiblesse de la volonté*):对善做评判时,由于会受到别的心理因素(比如发怒)影响,最终以被认为会损害其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①

自我牺牲和意志脆弱以彼此相反的方式超越了灵魂自利。牺牲精神所执行的行为超越了灵魂自利,它任凭自己向外发展,且看到于自身之上延展的利益。意志脆弱所执行的行为,在向内发展的同时也超越了灵魂自利,却没有看到自利方式所蕴含的利益。

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灵魂自利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考察了柏拉图对话——人们称为“第一对话”或“苏格拉底对话”(参 Morrison[2003])——中的自

^① 后面我将谈到与意志的脆弱相反的一种形式:“刻意的意志脆弱”。

利性证据。出人意外地,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没有一处明确对自利表示赞许,除了仅在一个地方含蓄地加以承认(《普罗塔戈拉》354c—d)。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则不同。不是在柏拉图、而是在色诺芬笔下,我们可以最为清楚地找到苏格拉底的自利声明:^①

因为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在一切可能的行为中,选择他们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行为,他们履行的也正是这些行为。(《回忆苏格拉底》卷三,9.4;Chambry 法译本)^②

为何在色诺芬而不是柏拉图笔下,能够找到灵魂自利的明确声明呢?苏格拉底自利的赞成者[14]倾向于认为取决于下述事实:色诺芬拥有足够的哲学敏锐力来正确理解苏格拉底的自利;柏拉图读过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这段文字,却没有完全理解;柏拉图对色诺芬这段文字的不完全理解,解释了柏拉图作品对苏格拉底自利的阐释含糊而略显混杂的原因。

我则倾向于另一种说法:色诺芬的文字证明自利问题存在于苏格拉底圈子的“讨论中”。我认为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讨论过这一问题,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对此持有怎样的观点。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是否相信“利他的可能性”?我知道,作为哲人,我不喜欢自利,因此,我很希望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会相信利他。我将感激所有能证明这一点的人。但是,就我所知,事实则要求作出这样的结论,即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不相信利他的可能

① Zeller 将这段文字视为苏格拉底自利的最基本的证据,参 *Zweiter Teil* 和 *Erster Abteilung*(1922)页 143,注释 2。

② [译注]本书所引的色诺芬或柏拉图,均据法文作者所引译本译,以体现法文版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现有中译本可能有出入,为稳妥起见,请参较阅读。